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⑫

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

印记
YINJI

黑城文书里的烟火气

□王宗

站在额济纳旗黑城遗址,风从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的深处刮来,裹挟着细沙,打在额济纳河(古弱水内蒙古段)故道旁的沙壁上,发出呜呜的声响。眼前的黑城遗址,夯土城墙高低起伏,错落得极有年代感,在夕阳下泛着苍黄的色泽,像一卷被岁月啃噬了大半的古书。七百年前,这里叫“亦集乃路总管府”,属元朝一地级市治所所在,亦是草原丝绸之路纳怜道上的重要枢纽。而如今,唯有风沙、芨芨草和胡杨还记得那三千户人家的炊烟。

幸好,还有文书。自1908年、1909年科兹洛夫盗掘黑城文书以来,黑城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献,业界把它和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一起列为20世纪四大文献发现。汉文、蒙古文、八思巴文、西夏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像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这些文书不记帝王将相,只记柴米油盐——正是这些“粗头乱服”的墨迹,让这座城重新吐纳出人间的呼吸。

最让我心仪的是一张七百多年前的请柬。粗竹纸上,毛笔行书笔走如龙,带着一股热气腾腾的底气:

“谨请贤良

制造诸般品味 薄海馒头饰妆

请君来日试尝 伏望仁兄早降

今月初六至初八日小可人马二”

从请柬内容可以看出,这个叫马二的饭馆老板,应该是城中汉人移民,新店开张,请城内略通文采之人代写了请柬,便向“贤良”们广发邀约。

那“薄海馒头”想必是勾人的招牌——元朝的面食,融合了中原的精细与草原的实在,或许还沾着西域来的香料。马二精明得很,说是“请君试尝”,实则是一份活广告;初六到初八,凭柬上门,尝的不只是“诸般品味”,更是汉人商贾在这座丝路边城里的热忱与机心。那些持柬而来的“仁兄”,恐怕不止汉人,还有蒙古族军官、色目商人——一张薄纸,邀来的是多民族共处的日常。

想必那时的黑城,饭馆经营者不在少数,其中一份雇佣文书,几乎用白话记录了此番的日常:“立雇身文字人小张,今为身闲,别无营生,自愿雇与古二处作杂色酒店内使唤,每月言定工钱中统钞貳拾两,按月计算。”

黑城的烟火气,不止在饭馆。文书中还有一份“钱物账”,纷繁驳杂——西瓜、烧饼、饕、布匹、靴子、裹脚,红纸黄纸法明纸,琳琅满目。这些琐碎的物品背后,是亦集乃路居民跨越族群的生计网络。汉人种田、蒙古人戍边、回族人贩运,彼此交织,你中有我。还有一件关于税粮征收的汉、蒙古双语文书,两种文字落在同一张纸上,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印记,而是治理与共处的务实选择。

据说城中还有学官上任的文书,有屯田军人打官司的“告拦状”。这些带点“火药味”的文字,反而让历史更可信——共同生活,哪能没有磕碰?但正是这些文书构成了调解的通道,让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套话语体系里讲理、算账、过日子。多民族共存,不是浪漫的想法,而是一笔一笔、一餐一餐磨出来的。

站在城墙木栈道上远眺,我想象元朝某个秋日。马二的饭馆里,热气蒸腾,“薄海馒头”出笼了,汉人食客用筷子夹,蒙古人用手掰,回族商贾或许正学着用汉语夸一声“好面”。城外,骆驼铃声叮当,从漠北来的皮货、从江南来的茶叶,在这里交换、集散,再分流四方。那时的黑城,就像一个大大厨房,各色人等带着各自的食材与手艺,在同一口锅里,熬出了一锅滋味繁复的汤。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恰是蕴含在这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马二请柬上那句“伏望仁兄早降”,带着三分客气、七分笃定——他知道城里的人会来,因为这座城的人习惯了彼此照面、彼此成全。

风沙掩埋了城墙,却掩不住出土文物上的余温。当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里重读这些残纸断章,其实是在辨认一种早已存在的基因: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从来就是在这样的烟火气里,把日子过到了一处。

赛音都楞正在制作勒勒车。
(图片由阿鲁科尔沁旗文化馆提供)



轱辘存古意 老轴载云烟

展开历史长卷,勒勒车有着属于自己的舞台。

从商周时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勒勒车深深扎根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

勒勒车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青铜时代,即商周至战国时期。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历经数十年田野调研,在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区域发现千余幅古岩画,其中多幅车辆题材图像,留存了早期车辆的原始形态。乌拉特中旗的岩画中,清晰刻画着骑手、马匹与马后衔接的椭圆形器物;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器纹饰上,也出现了同款车马图案,这些遗存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勒勒车雏形实证。

战国时期,勒勒车正式成为匈奴人的日常出行工具,更广泛应用于军事作战,工艺水平初具规模。古籍《盐铁论·散不足》中“胡车(匈奴车)相随而鸣”,生动描绘了勒勒车往来不绝的景象;《汉书·杨雄

传》“砰轳轳破穹庐”中的“轳轳”,便是古文献中对勒勒车的专属记载。

至秦汉时期,匈奴人造车手工业日趋成熟,技艺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中原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原车辆技艺传入塞外,与北方造车工艺交融碰撞,进一步推动了北方造车技艺的革新发展。

岁月更迭,南北朝时期,柔然人沿用勒勒车,将其大规模用于物资转运、部族迁徙。

辽宋时期,勒勒车与驮兽搭配,成为北方各民族通用的出行载体,普及规模空前。《辽史》记载,扎刺亦儿部“以车为阑,每一千车为一库伦,共有库伦七十”,据此核算,该部族拥有勒勒车数万辆,足见其普及之广。南宋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更是生动描摹了游牧转场的壮阔图景:“车,派而五之,如蚊阵,紫纛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直之半”,万千勒勒车在草原上缓缓前进,构成了游牧迁徙独

有的壮阔风景。

元朝时期,内蒙古地区勒勒车使用普及,造车工艺日趋精湛,愈发成熟。《蒙古社会制度史》记载,勒勒车不仅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标配工具,更逐步传播至北方山林部落,成为跨族群的通用交通工具。

清朝康熙年间,勒勒车迎来发展鼎盛期。彼时内蒙古畜力交通以勒勒车为主。《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史》记载了清朝勒勒车的形制特点:“轮不甚圆,辘不求直,轴轻为椽,轮高4尺余,以1牛曳之而行”。高大的车轮、稳固的车体结构,让勒勒车无惧山地坑洼、沼泽泥泞,拥有极强的通行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化交通体系不断完善,机动车逐步取代传统畜力车,勒勒车渐渐退出交通运输历史舞台。但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并未失传,凭借精妙的榫卯结构、古朴的雕花工艺,持续传承延续。

一车承古今 匠心续华章

白音查干制作勒勒车的技艺愈发炉火纯青,成为远近闻名的匠人。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现代交通工具普及,传统勒勒车逐渐退出日常生活,白音查干却更加坚定了传承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的决心。“传承好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了解游牧历史。”他常常抚摸着勒勒车,一遍遍讲述,大车轮、小车身、短车辕的经典造型,是先民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过膝深雪、繁茂长草、泥泞沼泽、崎岖坡道,都无法阻挡勒勒车的前行轨迹。勒勒车整车由车架、车轮、轴鞍三大部分构成,结构规整、分工明确,两根长轅木、数根横竖撑木搭配精密的辐条,车轂,无需用一钉一铁,仅凭传统卯榫插接、过盈配合工艺组装成型,轻便稳固、不易倾侧,载重可达数百千克,牛、马、

骆驼皆可牵引,是牧民迁徙、载物出行的“流动之家”。

面对时代变革,16岁跟随白音查干学艺的赛音都楞另辟蹊径,在巴彦温都尔苏木达日罕嘎查,建起勒勒车制作工厂。

走进勒勒车制作工厂,只见刨花簌簌飘落,一块块桦木、榆木被打磨成型整齐摆放。赛音都楞介绍:“从选料、烘干、预加工、精密装配到装饰,机械化辅助替代纯手工劳作,完整保留了传统工艺精髓,将原本一人二十天的制作周期缩短至四天,大幅提升了勒勒车生产效率。”

勒勒车制作工厂秉持就地取材、简约实用的制作原则,挑选质地坚韧、轻便耐潮、抗磨耐撞,受潮不易变形的桦木、榆木、柳树,保证成品的品质。木料甄选完成后,经过自然风干、室内烘干两次脱水处理,历时两周左右,彻底规避木料变形开裂问题。核心的车轮装配是整道工艺的精髓,以前全凭匠人经验反复校准同轴度、垂直度、平正度,采用机械化辅助生产,更好地确保了车轂与车鞍垂直居中、辐条间距均匀。

随着勒勒车制作工具的创新,赛音都楞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常年深耕非遗传播,走进校园讲授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及其历史知识,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一个个榫卯结构,一道道雕花工艺,传承下来的不仅是传统技艺,更是顺应自然、质朴务实、精益求精的精神内核,让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勒勒车在新时代的赛道上稳步前行,生生不息。



制作勒勒车。(资料图)

一木一艺承游牧 一轮一轂续风华

□本报记者 及庆玲

一物见万象,一车观长河。车作为人们在陆地上使用的交通运输工具,有关其起源,国内外很多专家从考古、人类学和民俗学角度进行相关研究,认为车最早起源于亚洲,再流传至世界各地。

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用车造车的历史源远流长。逐水草而居的北方先民们依托生存智慧,创制出以牛、骆驼牵引的传统车具——勒勒车。在蒙古语中,勒勒车被称作“毛顿特日格”,意为木质之车,是适配游牧生活的专属交通工具。

坐落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代偿赓续,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一言
YIYAN

匠心护非遗 传承续文脉

□风启

木艺传千年,匠心承风骨。一辆勒勒车,承载的不仅是精湛古老的手工艺,更是世代相传的精神文脉。慢工细活的雕琢、精益求精的打磨,沉淀着人们勤劳质朴、笃实专注的处世品格;取材于自然、赋能于生活、回馈于天地的造物理念,彰显着人们敬畏自然、与万物共生的生态初心。

随着时代更迭、科技革新,现代化交通工具早已取代了勒勒车的使用功能,但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精神内核从未褪色。如今,保护好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早已超越传承一门手艺、留存一件古物的浅层意义,而是要守护历史记忆、赓续民族精神、传承东方智慧,需要从抢救建档、活态传承等多维度系统保护。

要完整留存工艺档案。对选料、木料烘烤弯转轳、榫卯制作、轮辐加工、整车组装等全套手工工序,开展文字、图片、视频完整记录,建立数字化非遗档案库,开展老艺人口述史采集工作,把技艺和民俗文化一併保存,防止口头经验随老艺人离世消失。博物馆、传习所要做好实物保存,征集老旧勒勒车、传统斧凿锯钻等工具,收藏完整成品与零部件。

落实有关政策,建立国家级、自治区、盟旗各级传承人梯队,鼓励传承人公开收徒,举办技艺培训班,让年轻匠人既守得住古法榫卯、热弯木轮等核心工艺,又适度学习现代木料防蛀、防腐技术,在不破坏核心技艺前提下提升成品耐久度。把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纳入地方校本课程,邀请传承人走进中小学开展研学课,进行微型勒勒车模型手工体验,播种传承种子。

扩大非遗社会影响力。联动博物馆、文化馆等开展专题展览,把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和游牧生产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结合,挖掘其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借助那达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民俗节等活动和节日,设置勒勒车现场制作、实物展览环节,让大众直观看见传统木工技艺。借助新媒体,拍摄制作短视频,讲解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游牧文化故事。在景区、民俗体验点设置勒勒车展示体验项目,开发微缩勒勒车文创模型,让传统工艺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木头里藏着岁月,刀凿间流淌文脉。让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需要更多人交出时代答卷。